

闽海古韵

追寻李贽的足迹

倪怡方

泉州城南，一条寻常巷陌，青石板上踏着今人的鞋印，却印着古人的心事。拐角处，一座老宅静默地立着，门楣上“李贽故居”四字已有些斑驳。游人不多，三三两两，多是匆匆一瞥便离去。我独在院中那株老梅下伫立良久，仿佛听见枝丫间还夹着四百年前的笑声——那种带着讥诮与悲凉的笑。

李卓吾先生当年曾否在这庭院落里踱步？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一位七旬老人，须发皆白，生就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神，看人时总带着三分讥讽七分怜悯。那时节，理学先生们峨冠博带，捧着《四书集注》如同捧着天宪；心学门徒们闭目静坐，在“致良知”三字里兜转如磨坊驴子。偏是这位老书生，将髯发留须，僧不僧俗不俗，在儒释道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险径。

他竟敢直言“六经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”，将圣贤经典拉下神坛；又宣称“童心即真心”，在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喧嚣中为人的本真张目。最让人觉得怪异的，是他对至圣先师

的态度——“夫天生一人，自有一人之用，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。”这话在万历年间，简直是霹雳。我摩挲着展柜里《焚书》的复制本，纸页间依稀可见当年火气。这部被道学家们斥为“离经叛道”的奇书，其实不过说了些实话：圣贤也会错，经典未必全，人人心中有杆秤。但实话往往比异端更可怕，因为它动摇的是思考的惰性。

展厅角落里，投影仪循环播放着《藏书》的电子页。这部“颠倒千万世之是非”的史论，今日看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效。他将陈胜与汉武帝并列“英雄”，称武则天为“圣主”，在“帝王家谱”的正史体系外另立评价。这里是在修史，分明是在历史的长廊里点起一盏盏刺目的灯，照得那些冠冕堂皇的面具都现了原形。我忽然想，若先生生于今世，大约会在互联网上开个专栏，发些惊世骇俗的言论。

后厢房复原了书斋景象。案头砚台似留墨痕，仿佛主人方才离席。万历三十年(1602)，就是在这里，七十六岁的李贽被冠以“敢倡乱道，惑

世诬民”的罪名逮捕。史料记载他病中见逮，“力疾起行”。我凝视着那把空荡荡的藤椅，恍惚看见老人从容整衣的模样——他早知有此一日。《焚书》之名，本就是一种预言。在思想成为罪证的时代，清醒者注定要走上祭坛。

京师抚镇刘狱中的最后一幕，被史官写得极简略：“一日，呼侍者雉发。侍者去，遂持刀自割其喉。”读至此，我总不免掩卷。这哪里是畏罪自尽，分明是以颈血为墨写的绝笔。那把剃刀划过咽喉的瞬间，划开的何尝不是一道思想史的裂隙？侍者回来见状惊呼，垂死的李贽竟以指蘸血，在地上写道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！”这七个血字，至今仍在叩问每个到访者：当思想与权力狭路相逢，你当何为？

出故居时，暮色已浸透檐角。门口卖纪念品的商贩正收摊，塑料做的“李贽名言书签”在纸箱里哗哗作响。斜对面新开的咖啡馆飘来拿铁的香气，几个穿汉服的姑娘在自拍。李卓吾若见今日场景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，或许会叹一句“世间真文字、大文字、奇文字，焚之可也”？

归途中经过府文庙，朱漆大门紧闭，孔子塑像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威严。我忽然想起李贽评《论语》的话：“读之者以为圣人言行无非天理，不知圣人亦人耳。”这话如今印在学术论文里供人引证，早已消尽了当年的锋芒。

四百年前，中国思想史上有过多少李贽？有的被火烧了，有的被水淹了，有的被时间泡软了。剩下的几个名字，只有那个真实的、矛盾的、尖锐的李卓吾，在历史深处静默无语，尽管他的故居修缮了，他的著作再版了，他的塑像也立在了学术殿堂——但他仍然是鲜为人知的一个孤独者而已。

夜色渐深，我回望巷角那座老宅，已隐没在霓虹照不到的暗处。忽然懂得，李贽留给后人的，不是某种学说，而是一种站立的姿态：在芸芸众生中直立，在喧嚣声浪中独语，哪怕以咽喉对着刀刃。



鳞次栉比 李荣鑫/摄

天南海北

九龙潭的星空

邱于益

到了泰宁，怎能不去九龙潭呢？可白天已乘坐上清溪的竹筏，那就来个夜游九龙潭吧，在星夜里领略一番九条山泉溪涧汇聚而成的水潭风光。

进了景区，沿着台阶上行，一路都沉浸在现代科技的气息里，绚丽多彩的灯光，成群结队的“萤火虫”，步步开花的“路灯”……竟有些闹。那窈窕的“路灯”宛若亭亭玉立的花仙子，将花儿一朵朵开在路上，又轻轻将其吹散，片片花瓣瞬间洒落满地。孩子们见了，乐得欢，一路小跑，追着光，追着光，也追着花瓣。而我，喜欢自然与幽静，只拾取山林里传出的若隐若现的轻音乐，跟随旋律，在花径里漫步。

许是为了躲避日间的炎热，来夜游的人并不少。一艘气垫船连船公共坐十一个人，我们排在一百零四号和一百零五号，前面已有一千多人出发，这让我着实有些惊讶，九龙潭得有多大啊。我快速地上气垫船，端坐在船头，随船缓缓地驶向星夜，驶进峡谷一幅幅画卷里。峡谷的微风迎面徐徐拂来，潭中轻轻飘起缕缕水雾，亭子里琴声袅袅不断，茂林中笛声悠悠长诉，船划破水面的声音正阵阵荡漾入耳来，夹杂着四周此起彼伏的虫鸣声，不知不觉已是画中人、水中仙。

景区别出心裁地将现代化声光技术与九龙潭独有的水上丹霞峡谷、岩石、洞穴等原生态实景相融合，精心打造了“丛林穿越”“仙境奇侠”“水幕魅影”等意境，那牛郎织女鹊桥相会、乌龟兔子岩壁赛跑以及多彩的水上隧道、诙谐的水幕动漫等都让孩子们惊呼不已，不时为科技魅力而欢呼。

船在峡谷中穿梭着，惬意得令人发困，或许这也是旅行的意义吧，可以随性地放空自己。我半躺着，仰头眯眼看峡谷的夜空在变换，时大时小，时宽时窄，时圆时方，又或成一线形。夜空中繁星闪烁，像极了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星星。他们你一眨我一闪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颇有趣味。我霎时便爱上了峡谷这片星空，赶忙叫孩子们抬头一起看。孩子们却出乎意料地说，这也是科技吧，是挂上去的吧，或者灯光打上去的吧。“不，这是真的星空，是你们没见过的星空！”我竭力地说道。

城里的夜空，较暗，星星很少，怕是纷纷躲进那轰隆隆的飞机声和长长的尾气，都不肯出来溜达。记得儿时住在乡下海边，没有空调，也没有风扇，到了晚上一家人就跑到石头厝屋顶去纳凉，屋顶是没有女儿墙的，现在回想起倒有些后怕。大人们忙着搭睡觉得用的帐篷以防夜里的露水多，滴湿了被子，也防我们着凉，这些像当下流行的露营，我们则躺在竹席上数星星，观察星星轨迹，再自编一段天上神仙的美丽传说，格外欢愉，一般到半夜都不进帐篷。若是现在，估计还会争论哪个最亮的星是我们的天宫空间站，宇航员们此刻在做些什么。

船渐渐地靠近了码头，还有游客在等待上船，他们也在期待一趟星空之旅。其实，繁忙的生活中，每个中年人都会努力地想去找段时间，寻求个空间，卸下包袱，回到过去，回归大自然。自然是美的，是纯粹的，是我们心灵的归宿，值得期待和守护。愿我们都能尊重自然的简单，不辜负自然的馈赠，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烟火人间

楼上两家人

赵盛基

我家楼上住着两户人家，一户是一对老夫妻，一户是单身老先生。老夫妻年近八旬，丈夫身体确实，妻子瘫痪，只能坐轮椅。老先生80多岁，虽然稀疏的头发已经全白，但身子骨还挺硬朗。

两家人都有早起的习惯，每天清晨都到户外活动，只是活动轨迹不同。老夫妻的丈夫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妻子在小区里活动，老先生出小区后则不知去向。

小区里，老夫妻成了一道风景。丈夫推着妻子，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悠悠地走，轮椅的轮子早就背过了他们俩的车轱辘话，但他们总是说不

心灵驿站

美味猪肚鸡汤

青子

的菜谱更不知从何下手，亲戚们看着她们家的冷冷灶，露出不满的神色。见此情形，清一想，不就做一顿饭吗？她来做。

她将案板上的鸡、猪肚、莲子、白胡椒粒全部放到高压锅里，锅要上盖时，猛然想起老爸曾经说鸡肉是比较容易熟，于是别出心裁地将鸡肉塞到猪肚里，再用牙签把猪肚的口子插上，就开煮了，她又蒸了一电饭锅的饭，半小时后打开锅盖，猪肚鸡汤的鲜香混杂着白胡椒特有香味一下子弥漫整个厨房，亲戚们的味蕾瞬间被打开，纷纷对清竖起了大拇指，称这汤不仅鲜美，而且提神补脑，没想到清的厨艺比她老爸还厉害，等她老爸气喘吁吁赶回来时，锅里只剩一点汤了，老爸对清的这番神操作目瞪口呆，但看到亲戚们满意的表情，自然也高兴不已。

清绘声绘色描述的表情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成家后，我照猫画虎学着

后去哪，去干什么。后来，知情人说，他是去老宅侍弄妻子去世前种过的花地。妻子去世10年了，她侍弄了10年。他说：“来与老婆子说说话，不让她孤单。”花儿一茬接一茬，四季都有花开。

一天，在电梯里遇到两家人。轮椅上的妻子对老先生说：“大哥，看你多好，一个人自由自在，爱去哪就去哪。你再看看我，拖累我老伴儿哪也去不了。”老先生说：“大妹子，你老伴儿有你做伴儿，幸福着呢！不像我，孤单单单的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。”

故事没有结束，楼上两家人仍然每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，我希望每天都能听到他们的故事。

美味猪肚鸡汤

做，的确是一道美味佳肴。偶然有一次看到一档制作美食电视节目时，恰好也在介绍这道菜，我马上与清微信聊了此事，并学着电视节目的话对清说：“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。”没想到清立刻纠正：“确切地说是新鲜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。”她还列举名扬中外的“佛跳墙”，食材都是高端的海参、鱼翅、鲍鱼、北极贝、鹅掌等十几种，制作时要泡发、熬汤底，程序相当繁琐，而海边的酱油水河杂鱼、白灼东山小管，煮法就非常简单，经她一说，我觉得清的说法还真那么一回事。清还说，她的“美味猪肚鸡汤”还有另外一种做法，非常适合重口味和肠道不适的人群食用，就是将鸡肉用茶油翻炒后再蒸进猪肚里，煮后的汤水色泽金黄，浓郁芬芳，尤其是茶油有润肠通便的功效，食补与药补并存，一举两得。

我如获至宝，如法炮制，果然如同清所说的那样，汤水醇美，香气绵长。

新鲜的食材只需简单的烹饪，有喜欢的朋友，可以试试哦。

心海微澜

“留守”中年

乔志兵

假期里，爱人带孩子回乡下避暑，留我在家。终于没人打扰的日子，我嘴上说着“自由的空气真好”，可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金属摩擦的脆响在空荡荡楼道里传开，竟像颗小石子投进深井，溅起满室寂静。推开门，风裹着灰尘从阳台溜进来，掀动沙发上叠得齐整的毯子——那是爱人临走前特意帮我晒过的，还带着阳光的暖意，此刻却像片没人认领的云，孤零零落在那儿。

从前总嫌孩子的尖叫、爱人的切菜声吵，如今踢掉拖鞋赤脚踩在地板上，凉意顺着脚底往上爬，才猛地想起，以前爱人总念叨“光脚容易着凉”，每次都会把拖鞋悄悄往我脚边推。拉开冰箱门，嗡嗡声在空屋里格外刺耳，上周剩下的半根香肠躺在保鲜盒里，表皮已结了层白霜。以前蒸香肠时，孩子总扒着厨房门喊“爸爸我要最大块”，爱人会笑着把切好的盘子往我面前递：“你先尝，剩下的让他们吃。”可现在，整根香肠都归我，煮透切片嚼在嘴里，却像嚼着蜡，咽到喉咙口又沉沉堵着。

直到米桶见了底，我才扛着五十斤大米上楼。楼道灯接触不良，忽明忽暗的光里，拆开米袋往里倒时，米粒砸在桶底的“哗啦啦”声，竟让我想起孩子吃饭时敲碗的叮当响。夜里被阁楼的滴水声惊醒，摸黑下楼查看，竟发现米桶被老鼠咬了个小口，白花花的米粒撒了一地。蹲下来捡米，膝盖磕在地板上的疼格外真切——以前这些琐事从不用我挂心，爱人总会提前检查米桶，连老鼠药都按角落摆得整整齐齐。

朋友发来视频时，我正就着咸菜啃冷馒头。他在那头责怪我敷衍，说“就算一个人也得炒两个菜”。我举着馒头笑，笑着笑着嘴角就酸了——炒给谁看呢？切茄子时走神，皮刮得坑坑洼洼；土豆切得太薄，炒出来软塌塌的。盛进盘子里，自己对着自己碰碗，筷子

情思缱绻

母亲的泡菜坛

姚洁

厨房角落的那只泡菜坛，是土陶的，小小的，灰扑扑的，看着再普通不过。坛口一圈总汪着水，母亲说这样才能封严实，坛里的菜才不会坏。每天清晨我醒来，总能闻到从厨房飘来的味道，有稀饭的香，也有这坛子里的酸，混在一起，就是家里的味道。

母亲说，这坛子比我大三岁。她刚去冷冻厂上班那年买的。那时她在厂里分拣冻货，常常到半夜才回宿舍。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工作证，照片上的她梳着短头发，穿着蓝色的工装，眼神亮亮的。“那时候下工晚，食堂早关了，就在楼道里支个炉子，煮锅稀饭，从坛子里捞块泡萝卜，烫嘴的稀饭混着脆生生的萝卜，慢慢咽下去，浑身都暖和了。”她擦着坛沿的水渍，语气轻得像风，指尖划过坛子的纹路，仿佛在触摸那些遥远的日子。

冷冻厂散伙那年，母亲说，她一手抱着我，另一手紧紧拎着这坛子，从厂里宿舍往家走。她走得很快，怕把我颠醒，怕把坛子砸坏了。那天她没哭，只是到了家，就把坛子搁在厨房最稳当的角落，又找了块布，把坛身细细擦了一遍。后来听父亲讲，那阵子好多人下岗后愁得睡不着觉，母亲却照样买菜、腌菜，坛子里的菜从没断过。坛子里的泡菜香混着灶台上的饭香，总让人觉得日子是能稳稳当当地过下去的。

我记事起，餐桌上总少不了泡菜的影子。泡菜炒肉末是我的最爱，红亮的肉末裹着酸爽的豇豆，能让我多吃两碗饭。小时候我挑食，见了青菜就蹙眉头，母亲从不念叨，只把泡得软软的萝卜切成小丁，混在白米饭里。粉红的萝卜丁缀在米粒间，竟让我破天荒地吃了满满一碗。她总变着法子把泡菜融进三餐：泡椒炒肉、酸萝卜炖老鸭、泡菜豆腐汤……那些被时光腌透的酸香，悄悄填满了我成长的每个缝隙。

母亲腌泡菜的步骤，几十年没变过。天刚蒙蒙亮，她就去菜市场，专挑新鲜的蔬菜。豇豆要选最直溜没有虫眼的，萝卜要选捏着沉甸甸的，连辣椒都要挑蒂部紧实的。回家后把选好的菜洗得干干净净，摊在竹筐里晾着。下午，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，先把泡

撞在瓷盘上的声响，在空屋里荡来荡去，没个落脚处。

洗澡时盯着镜子里的人，胡茬泛着青黑，眼窝也陷了下去。以前爱人总在我洗澡时敲门：“别磨蹭，孩子作业还等着签字呢。”现在热水哗哗流着，能洗到水变凉，也没人催。擦干身子出来，浴室镜子蒙着层白雾，用手抹开一块，映出的脸竟有些陌生。夜里总开着电视睡觉，屏幕亮着，演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声音在屋里飘着。广告里的笑声、电视剧里的争吵，像潮水漫过空荡荡的房间，可再热闹，也没人在演到搞笑处时拍我胳膊，没人在煽情处递纸巾。反锁门时，钥匙转动的声音格外响，无端让人心跳加速——以前从不用锁门，爱人总说“家里有人，锁什么锁”。

床铺忽然显得格外空旷，能横过来睡，能蜷成一团，能把胳膊腿都伸展开，可翻来覆去时，总觉得身下少了点什么。以前孩子会半夜滚到我怀里，爱人的头发蹭着我脖颈，连我亮着的手机屏，都会被她悄悄关掉。现在手机整夜亮着，屏幕光映在天花板上，凌晨三点醒一次，五点又醒一次，窗外的鸟叫比闹钟还准时。

阳台的葱和红苋菜疯长着，叶子绿得发亮。爱人临走前说了最后一次，说“等我们回来就能摘着吃”。我站在阳台上掐了根葱，凑近闻，泥土味混着青草气钻进鼻子，突然就想起孩子——他总偷偷摘红苋菜的叶子，被爱人追着打屁股，笑声震得晾衣绳都晃。

雨下了整整三天，我踩在积水里，水花溅湿了裤脚。以前下雨，爱人会在门口放好干拖鞋，孩子举着伞在楼道里蹦，喊“爸爸快进来，别淋湿了”。现在淋成落汤鸡也没人管，裤脚滴下的水在地板上积成小水洼，自己拿把擦鞋，水印子慢慢消失，像从没存在过。路过糖果零食店，里面挤满了人，推搡着往前挪时，听见有个小孩喊“妈妈我要薯片”。我突然没了买东西的兴趣，转身走进雨里。雨打在伞面上噼啪响，像谁在耳边絮絮叨叨，又像什么都没发生。